

駱以軍 Lo, Yi-Chin

楊凱麟

駱以軍在作品的深度與跨幅上都表現罕見的原創能量。他的作品總是以繁複的敘述能力闢拓一個特屬於文學的獨特時空，並為當代臺北都會的存有模式提供了極具風格化的描寫。

從《紅字團》（1993）起，駱以軍從不止息地搏弄敘述語言，而小說裡一再脫軌的時間與無窮變態的空間則總是交匯揉搓成其故事演義的碎形平台。文學似乎成為以數量龐大的各種異質經驗、新聞事件、電視娛樂節目、電玩、傳聞、耳語、回憶、夢境、書信、閱讀等所怪異織構而成的虛構連續體。這或許就是銘刻於駱以軍世代的書寫特異性，同時亦是駱以軍做為臺灣當前最具原創性作家之一的主要手勢。

駱以軍的作品讓我們見識到某種小說作者的純粹性，不是想說完一個故事，而是想停駐於無止盡說故事的形式或狀態之中，一種僅關乎說故事本身的簡單歡愉，即使其故事本身因不斷湧出的其他故事而總是殘缺破相，即使敘述的時間性因而模糊裂解，如墜迷霧之中。

對駱以軍而言，文學書寫成為一種由空間記憶與時間疊層所複雜交錯的時空團塊。然而，在由駱以軍這個名字所註記的時空團塊中，除了各式滑動失序、怪奇脫軌的事件之外，更由一種獨特的「夢的解析」所銘刻；一種屢屢強化其書寫虛擬性的「夢幻 - 影像」（*image-rêve*）從《妻夢狗》（1998）起便一再被織入敘述之中，以致最終成為現實的構成部分，或不如說是夢幻與現實從此不再可區辨。

似乎還沒有一個小說作者能這麼精準地切出特屬於當代臺灣存有模式的特異切片，而它不是簡單的經驗描述（即使經驗如何豐富駭人），不是生命形式的文字想像（即使其如何美好或敗德），不是集體行動的智性觀察（即使其如何聰慧貼切），不是家國社會的擬諷記錄（即使其如何機智透徹）。駱以軍所給予的，是某種在他之前並不曾真正具現也無可述性的臺灣當代性；他小說中的「我」或「我們」正是臺灣（臺北）當前存有模式的某一肉身化，因為正是這樣的土壤，孕育熟爛著這樣的存有模式，而作家摺疊、壓縮、吸吮養分並綻放我們時代的惡之華。要瞭解當代臺北的特異存有模式，不讀駱以軍似乎將錯失一個極動人細膩且盈溢原創生機的觀點。生命在他的作品中展現其當代的風華，但這般風華是如此眩麗駭人且我們俯仰其間。

參考資料

- 王德威，2001，〈駝鳥離開手槍王：評駱以軍「紅字團」〉，收於《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麥田人文」53。臺北：麥田。
- 王德威，2001，〈序論：我華麗的淫猥與悲傷〉，收於《遣悲懷》。「當代小說家」20。臺北：麥田。
- 黃錦樹，2001，〈隔壁房間的裂縫：論駱以軍的抒情轉折〉，《中山人文學報》，12：31-43。
- 黃錦樹，2003，〈故事和小說：評駱以軍「第三個舞者」〉，收於《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麥田人文」59，王德威主編，臺北：麥田。
- 楊凱麟，2006，〈駱以軍的第四人稱單數書寫（1）：空間考古學〉，《中外文學》，34（9）：283-304。
<http://kailinyang.info/docs/ecriture-200601.swf>
- 楊凱麟，2005，〈駱以軍的第四人稱單數書寫（2）：時間製圖學〉，《清華學報》，35（2）：369-403。
<http://kailinyang.info/docs/ecriture-200512.swf>
- 中時部落格 - 西夏旅館。<http://blog.chinatimes.com/funbyfunny>。

延伸閱讀

- 駱以軍，1993，《紅字團》，「聯合文叢」52，臺北：聯合文學。
- 駱以軍，1993，《我們自夜間的酒館離開》，「皇冠叢書」2260。臺北：皇冠。
- 駱以軍，1998，《妻夢狗》，「風格館·貓的夜瞳」5017，臺北：元尊。
- 駱以軍，1999，《第三個舞者》，「聯合文叢」173，臺北：聯合文學。
- 駱以軍，2000，《月球姓氏》，「聯合文叢」205，臺北：聯合文學。
- 駱以軍，2001，《遣悲懷》，「當代小說家」20，臺北：麥田。
- 駱以軍，2003，《遠方》，「文學叢書」38，臺北：印刻。
- 駱以軍，2004，《我們》，「文學叢書」68，臺北：印刻。
- 駱以軍，2006，《我愛羅》，「文學叢書」117，臺北：印刻。
- 駱以軍，2005，《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文學叢書」109，臺北：印刻。